怀谢晋二三事

梁廷铎

时间过得真快,谢晋导演辞世已经15个年头了,很快就将是他的百年诞辰。犹记得他辞世的那天晚上,我正在陈鲤庭老师家里参加由他女儿毛妮为老爸举行的庆生家宴。举杯祝贺后,陈先生按惯例回到自己房内去,这时一位朋友把手机递给我看,信息说谢晋走了。太突然了。回到家里,我心情久久不能平复,在我面前又浮现出一个永远精力充沛、充满创作激情的艺术家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,我和他有过五部作品的合作:《大李小李和老李》《春苗》《磐石湾》《审椅子》《女儿谷》,我和他还做过十几年的邻居,和他是亦师亦友的情谊,受到的教益终生难忘。

谢导是酒仙。一般中午他不喝,怕影响工作,晚餐时一定会喝。酒和他的创作联系在一起。拍外景时,晚餐要我陪他边喝边谈,这也是他讨论和创作最会闪灵光的时候,是他创作思维最活跃的时候,往往越喝越清醒,喝着喝着,新的构思又完成了。

一天傍晚,谢导兴冲冲地拎了一串螃蟹过来,说朋友送的,与我们分享。我爱人说家里有陈年花雕,留下喝一杯吧。谢导三杯下肚,创作灵感来了。那时我们正在拍摄现代京剧《磐石湾》,谢导谈到内外景如何和谐地结合,不时闪现出想象的画面,把家里等他吃饭的事已放诸脑后。这时谢夫人徐大雯来了,笑嘻嘻地说,家里在等你吃饭呢。谢导说你先回去,我马上就来。于是又大谈他新的构思,边喝边谈,沉浸在他的影片之中。

又有一次,我们从厦门拍完外景,坐火车回沪。半途火车突然临时停车,停了一会儿,我有点急了,谢导拿出一个装着白酒的小瓶说,不要着急,我们先喝两口,边喝边谈。他的创作激情又来了。越谈越起劲,等到火车快到上海时,小瓶酒喝完了,他对下面拍的戏又有了新的想法。

除夕他会带领全家去上虞刚造不久的新居欢度春节。回到家里,老友已经帮他准备了陈年花雕,这是他一年最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,也是全家品酒、谈家常、心情最放松的时候。一年中,家里的事全由夫人徐大雯操劳,今天为了慰劳夫人,让全家品尝他的厨艺,他自己掌灶,一切都按家乡的习俗,灶头还是老式的,烧的菜是家乡最传统的梅干张、东坡肉,煨出来的大米粥、藕茶等等。

1974年,我和石晓华导演跟谢导在白马湖一带拍摄影片《春苗》的外景,住在春晖中学。那时交通不便,我们要步行一公里多的路,走过白马湖,才能到达学校。摄影器材是从水路运过来的。当时还在"文革"之中,谢导很少谈及在校中的情况。一天我看到他在校园散步,就过去跟他聊天。他说这里的模样跟过去差不多。他悄悄地告诉我说,他1937年在这里念初中,当时那些名师朱自清、夏丏尊、丰子恺等早已离去,学校的校歌还是丰子恺作曲的,歌词是孟郊的《游子吟》。出校门不远,就是丰子恺的故居"小杨柳屋"、夏丏尊的"平屋",但那个年代根本不会去那里参观。拍摄工作差不多结束时,我和谢导沿着白马湖散步,谢导看着这里的湖光山色,感叹地说,这里真是一个读书的好环境。

不觉我们走到路口一个唯一卖烟酒的杂货小店。谢导说听老师讲过,当年各位大师常常在这里买酒喝。我们走进店堂,谢导和掌柜的用乡音交谈,感到特别亲切。也不知这掌柜是不是原来掌柜的后人。谢导也想买两斤花雕,但没带盛器,掌柜找了两个空瓶盛酒,他道谢后高兴离去。

2011年,我们随上海影协的同志去上虞参加谢晋电影艺术纪念活动,其间去访问了春晖中学。现在汽车已可直达学校,校园比过去扩大了几倍,是省重点中学。我们也瞻仰了谢导的两处故居。在谢家塘的老宅里,几位少年女孩讲解谢爷爷家老宅的往事,厅堂里放着谢导的一尊塑像,就像平时他还在思考着创作。谢家阿四还不知道爸爸去了哪里,但他在塑像边紧紧靠着,用手去抚摸爸爸的脸颊,久久不愿意离去,令人动容。谢晋夫人徐大雯同志也和大家一起来到故居,这里有着她太多的思念。犹记得1998年谢晋从影50年,晚上举行冷餐会,起初徐大雯没到场,在大家的要求下,把她和阿四接到了现场,受到大家热烈鼓掌欢迎。徐大雯穿着一件白色上装向大家点头示意,显得特别年轻有风采。十年动乱,谢导遭受磨难,但大雯一如既往陪伴他,支持他。大雯原在资料室工作时也有出色的表现,她也是幕后英雄。谢导的光辉有她一半的功劳,她同样为我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君子有福

蔡思行

在学校读书,即使不幸偶有被欺凌的时候,同学或多或少只是淘气而已。进入社会工作,人事关系较读书时代复杂,富有道德或做人原则的朋友,不免有"小人道长,君子道消"之叹。似乎"小人易当,君子难为"才是至理名言?

"君子"可说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人格特征,所以其英文翻译并不统一,有Gentleman、Superior Man以至直接音译为Junzi等译法。Gentleman在英国绅士文化中有风度翩翩之意,不太接近"君子"在孔子学说中作为最理想、最推崇的道德人格之意思。孔子亦认为君子如果能够担任统治者,能够使天下太平,人民皆趋向善。Superior Man的翻译,较强调君子在道德操守上较一般人来说处于高水平,是较合适的英译。

阅读《论语》,我们可以看到"君子"和"小人"作对比的文句比比皆是:"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""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""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""君子求诸己,小人求诸人""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,小人反是"等等。简言之,君子是讲义气、正直、包容、克己,以及对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;小人则相反,讲求利益、奸诈、时常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,以及对别人的成功存有妒忌之心等。

我们有时看到职场上,似乎有"小人"容易成功,"君子"多被流言蜚语所害的情况,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做君子呢?

人生匆匆数十载,除了求财求名求地位,更重要的是求开心安心和放心。后者是君子的专利,因为他没有害人的心,不会说谎话,不会做坏事,自然可以"坦荡荡";小人则不免害人以后,担心谎话被拆穿,所做的坏事被发现,心情难免长期"长戚戚"!

如果同意上述"君子易为,小人难当"道理的话,我们可以看看孔子怎样教我们做君子。孔子说颜回是他最好的学生,因为他做到了不迁怒,不贰过。不看自己的错在哪里,反而迁怒别人,不就是求人不求己的小人?不重复犯错,很难,但作为君子,要有胸襟作为别人的表率。正如孔子弟子十哲之一、以言语闻名的子贡在《论语·子张》所言:"君子之过也,如日月之食焉:过也,人皆见之;更也,人皆仰之。"子贡指出,君子犯错,就日食和月食般,人人皆见。然而,改正错误犹如日食月食总会复圆一样,所有人都会仰头观看。人人能如君子般敢于改过迁善,就能立下好榜样,人民都趋向善了。

孔子最喜欢读什么经典呢?应该是《易经》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载了孔子的盼望:"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易,可以无大过矣。"为什么学习《易经》可以没有大的过失?"善易者不卜",学易不是为了占卜来趋吉避凶(此属象数派之所长),而是通过考察《易经》六十四卦所反映的道理,以作为君子提升道德的方法(此属义理派之所长)。因此,我们阅读《易经》,除了看每一卦简单代表"吉"和"凶"的文字外,也要阅读称为"十翼"、为解释《易经》深意而作的"传"。

《易经》第四十一卦是"损"卦,《易经》言:"损:有孚,元吉,无咎,可贞,利有攸往。"有损失应该不好,为什么是吉呢?我们看看该卦"象传"的解释:"山下有泽,损;君子以惩忿窒欲。"损卦,上艮是山,下兑为泽,代表下方的水逐步侵损上方的山脉,所以是损。熟语有言:"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。"修行遇到困境、有损,才有得着。君子在这时候就要"惩忿窒欲",就是不要愤怒和压制自己的欲念。换言之,君子得失心不重,不会因为失败挫折而愤怒,不会因为成功而贪婪,长远来说自然可以利有攸往了。这些德行,在现代社会,都有现实的奉行意义。

夜光杯

从长棍到大馕

熊雪芳

有段时间很爱吃法式长棍。那时在绍兴路上班,每天下班经过瑞金路上的可颂坊,远远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味。走进店里,直接从门口的篮子里取出一根法式长棍,握在手中,有时还是微热的。付完钱,就迫不及待地揪下一截。这长棍很有韧性,真的是要很大力才能又撕又扯地揪下来。一口咬下棍头,又香又脆又有嚼劲,沉浸在这种美妙的味道中,可以忘记一切烦恼,无论是一天的疲倦、工作中的无奈,还是恼人的天气。

乘地铁回到家的时候,一半已下肚。剩下的切成一截一截的,放在盘子里。另外一个棍头,照例是要留给女儿的。对这种绝对是有点费劲的食物,牙口不好的人多半会望而生畏。女儿那时还在上幼儿园,却几乎是一见钟情地爱上了。她小口小口地嚼着,安安静静的,不时地停下来喝口水,过了一会儿,吃完棍头,再去盘子里取一截。一不留意,她能把剩下的长棍一声不吭地全部吃完,小肚皮鼓鼓的,晚饭也吃不下了。

出售长棍的面包坊不多,好吃的尤其少。后来才知道,长棍的最佳食用时间只有出炉后的4个小时。因此,以长棍为三餐主食的法国人,可以不辞辛苦地分别在早上、上午和下午去购买刚出炉的长棍。瑞金路上的可颂坊长棍做得很地道,每次只做几根,下午出炉的时间和我下班的时间完美匹配。有时中午过去,就不一定能买到,或者已经售完,或者是早上剩下的长棍,脆度不够,嚼劲却大增,而且有粘牙之感,口感自然差了许多。

去得多了,收银员都认识我了。可惜,后来离开绍兴路,就不太有机会去了,很久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长棍。和长棍的缘分日浅之后,又发现了一种新的食物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有一次,在陆行中学打完羽毛球,快到金杨路时,空气中突然飘过来一阵食物烘烤的香味。循着香味,走过去一看,一个大汉正在从一个又大又深的炉子里取出来一个个金黄色的大饼。一小会儿的工夫,嵌着芝麻的大饼就堆满了一张台子,香气越发浓郁起来。原来这就是新疆大馕。一口咬下去,淀粉烘烤后散发出来的香味在口腔中迅速弥漫,加上一杯酸酸甜甜、极其开胃的酸奶,一场球赛之后的所有疲惫与饥渴都迅速离去。站在炉前,不到两分钟,一家三口就把一个馕分吃下肚了。我们立即又买了一个。这次不再狼吞虎咽,开始慢慢咀嚼。馕的周围一圈较厚却松软,绵密细腻,中间的一片却又薄又脆,口感完全不同。一边吃着,一边站在旁边看师傅制作下一炉馕。面粉揉好之后,加入一点盐,扯成一张张薄薄的面饼,撒上一点洋葱粒和芝麻,印上花纹,贴到炉壁上,静待炉火的烘烤。等时间一到,揭开盖子,立即香气四溢。

如此简单的原料,却做出如此美味的食物,真是令人惊叹。从此爱上了新疆馕。每次打球出来,都会守在摊前,等待新出炉的大馕。有一次,碰到也在等馕出炉的另外一家三口,他们居然买了3个,每人一个大馕,拿着一边走,一边吃。馕的直径可足足有三十厘米呀!

和长棍一样,新出炉的馕口感令人迷恋,可放置时间长了就会变硬,而且香味内敛,脆劲不足。用微波炉加热可重新变绵软,却无复刚出炉的风味。

长棍和大馕都是普通人的食物,也都是用世间最简单的原料制作而成的,却慰藉了多少人的胃,安抚了多少人的心。

期盼更便民

优 沁

灯花

在我居住的居民小区内设有卫生站,大家可以方便地就诊配药,虽然没有药房,但每天上午医生开出的药方,中午由专人送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配药,每天下午三时半再由专人送来,患者可以在卫生站领取药物,十分方便。不过,美中不足的是,随着药物的只有电子小票,却没有正规的发票。如果需要正规发票,就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打印。从我的小区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需要乘坐公交车,有6站路之远,这对于我这个古稀之人来说,就有一点力不从心。

之所以需要正规发票,是因为我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医疗商业保险,每年报销医药费必须用正规发票作为凭证,缺一不可。相信和我情况相同的人,不在少数。据我所知,有些卫生站不仅设有药房,可以在就诊后立马取药,而且可以开出正规的发票。要做到这一点大概不算太难,电脑联网,只要增加一台打印机,就可以方便打印出正规发票(或工作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药时顺便打出发票),如此便民措施,相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。

卫生站的设立方便了许多年迈居民,感激之余,也期盼能够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,将绣花针功夫做到更好!

竹鸟图 屠功明 画

"半吊子"

吴雄胜

清朝钱法规定:一枚铜钱为一文;一千文铜钱为一串、钱称一贯或一吊。但是清朝钱法随着物价起伏钱价涨落不稳定,在实际流通中大不一样:京津一带以一百文为一吊;东三省以一百六十文为一吊;山东、河北一带以五百文为一吊;长江沿岸一带以九百八十文为一吊(民间俗称:九八钱);陕西以七百文为一吊(民间俗称:七扣钱);宜春以九百文为一吊(民间俗称:九扣钱);太原以八百二十文为一吊(民间俗称:八二钱);两广以九百九十八文为一吊(民间俗称:九九八钱);长沙以九百九十七文为一吊(民间俗称:九九七钱)。可见当时货币作价非常混乱。这样的钱值状况自然而然不被民众接受,从而产生了抵触,随之民间将钱吊的半数戏称"半吊子"来讽刺当时钱法。又拿来形容做事行为不靠谱的人,久而久之便成为日常贬人的专用口语,迄今沿用不绝。

七夕会

重访赤阑桥

张艳阳

故乡合肥,因水得名。穿城而过的南淝河与东淝河合称"淝(肥)水"。"肥水东流无尽期,当初不合种相思。"南宋词人姜白石这样写道。

姜白石,名夔,江西人,一生漂泊,为清客。"姜郎未仕不求田,倚赖生涯九万笺,稠载珠玑肯分我,北关当有合肥船。"友人陈造的诗点出姜白石与合肥的缘分。

姜夔与合肥女子相恋,笔下多有提及。他曾"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",自诩"城南诗客"。合肥是南宋边城,宋金以淮为界,淮南重镇合肥屡遭战火,《淡黄柳》中,他写道:"巷陌凄凉,与江左异,唯柳色夹道,依依可怜。"

仲秋的一天,我去合肥城南寻访旧迹。由我住的北城去南城,可沿环城路西线骑行。环城路在古城垣基础上建造,绕城一周的护城河与之相依相随。昔日破败城垣,如今密布自然生长的参天大树。绿荫中,双向车道和人行绿道逶迤而行,碧绿河水从林中时隐时现。想起姜白石词云:"日暮。望高城不见,只见乱山无数。韦郎去也,怎忘得玉环分付。"合肥古代城墙高,称其"高城",可谓一语双关。

过长江路后,向东南转;满目青翠,拂面的风亦尽染绿意。过金寨路后停车,沿长长的石阶下到水边。杉树高大、国槐茂盛,有小径曲折通幽,甚是怡然。行不久,见石桥横亘,登台阶,有碑立于桥头,上书金色大字:赤阑桥。

旅游

读书时常路过此处,也曾与友人荡舟桥畔小湖,未留意这座桥,原来有着悠远的历史;不过,眼前车水马龙、安居乐业的景象,如何想到八百多年前,这里"绿杨巷陌秋风起,边城一片离索"?在这首《凄凉犯》的序中,姜白石叙述了写作缘起和琴律的"犯调":"予客居阖户,时闻马嘶,出城四顾,则荒烟野草,不胜凄黯,乃著此解;琴有凄凉调,假以为名……"

姜白石精音律、善琴箫,"音节文采,冠绝一时"。《白石道人歌曲》中他以三种体系的乐谱记载二十八曲,其中十四首为自创,一首为唐曲填词,这在宋及以前是绝无仅有的,不仅为后人留下古代音乐的原貌,也因词曲的精彩而被历代人喜爱和传唱。他据古琴伴唱风格创作的骚体《古怨》是现存最早的带减字谱琴歌,运用丰富的音阶与独特的侧商调,谐婉清丽、哀而不伤,得见作者面对惨淡人生的清高姿态。

"我家曾住赤阑桥,邻里相过不寂寥。君若到时秋已半,西风门巷柳萧萧。"站在赤阑桥上眺望,绿林深深、红花灼灼,人家楼宇掩映,一泓秋水盈波,此刻虽是姜白石笔下的季节,而风景却迥异。旧时月色,几番照我;梅边笛声,是否依旧?